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四十九回 紫霞洞中仙師談因果 娑婆樹下雄王變匠人

卻說鐵拐先生把范、孟夫妻投生之事辦了，帶領一班師兄弟和徒弟們，回到華山紫霞洞內。飛飛、顛顛二人跪接入內。鐵拐先生自居石洞正面一間，卻把何仙姑等五人，分男女兩間，在左右居住，派飛、顛倆分頭招呼。這日，聚集眾人，說了一回經義。大眾都如醍醐灌頂，□分怡適。先生在正課之後，方對何仙姑等五人說道：「你們屢問我范杞良、孟姜女前生因果。如今可以大略談談。」

「當年有個國君后羿，有勇善射，曾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預備擇個大好日子，謝過王母，方敢服食。因此把那藥暫時交他妃子嫦娥保管。后羿為人殘暴陰狠，黷武窮兵，久有侵犯天子、自為帝王的野心。嫦娥屢諫不聽，反被后羿視為眼中之釘，恨不能一刀揮他為兩段。只因他相貌太好，舉世無與倫比。后羿心中實在丟不下他，只好暫且留他一條性命，當作一種玩物看待。那嫦娥本是西王母的侍兒，因過被謫。前生有仙緣的人，自然伶俐聰明，見后羿如此相待，豈有不知防備之理。他心中也很想早早脫離了他，免得將來遭他毒手。乃因后羿提防嚴密，沒法遁出宮門，一天天苦坐愁城，無計自全。也是他不該橫死，后羿命不得長生。本來久疏嫦娥，一味和他敷衍了事的，此時不曉怎芋竟把這仙藥交與他手。嫦娥一得此藥，想道：『管它靈與不靈，橫豎自己難免一死，不如吞了它的。若能凌空而去，即便不做真正的仙人，也可逃出這座難關，就不怕他再來加害了。如果仙藥無靈，吞下之後，仍不免做他俎上之肉，錮禁深宮之內。那麼，他回來之時，查起此藥，我還有活命之望麼？那時如被他殺死，還不如立刻自盡為妙。』於是把種種可以自殺的傢伙，如刀子、繩索之類，擺在身邊，預備服藥之後，如不能凌舉，就要斃命。一切妥當，更不遲疑，取藥在手，送入口中。一霎時覺得一股清香沁入心脾，滿身愉快，為從來所未有。這藥原不過豆子那麼大小，早已不得咀嚼，一骨碌滾下咽喉。嫦娥更覺神思清適，精氣□倍，渾身似乎不著一些重力的光景。嫦娥心中大喜，便閉目凝神，靜靜地坐了一個時辰，又覺一股熱氣，自頂門達於丹田，播及全身，四肢百骸，無不運到。所至之處，骨節肌肉，都呈一種異常快美的情形。原來這正是西王母在五行爐中，借太陽真火，燒煉起來，再借本身三昧正氣之火，收乾制成的丹藥。后羿這等暴君，正和現在的嬴政一樣無道，西王母怎能贈他此等仙丹？老實說，還是他陰陽算準后羿必交嫦娥保守，又借后羿之手，送入嫦娥之口，即行度他上天的。西王母的神算，哪得有錯兒？果然嫦娥偷服此藥，自有那種輕身退舉之功，飛行上天之效。那嫦娥靜坐過了一時，心中忽然想到事不宜遲，要是能走的話，就該快走；不能走，就應早死，免得死他箭下。立刻抽身而起，步出殿庭，仰視天空，正見一輪皓月，高懸空際。嫦娥又想到，這月色如此皎潔，月中景色一定大佳。我若能夠飛入月宮，在那裡住上幾時，就是被后羿追上天來，亂箭射死，也是甘心的。心中這般想，卻不料因此一念，又結上一重仙緣。當時只覺腳下虛飄飄地漸漸離了平地，飛在空間。初時飛行甚慢，漸高漸快，已在半天。正在驚喜恐懼交集胸中之時，巧巧的后羿自外歸來，無心中抬頭一望，見一美人騰身雲中，大為驚異。定睛一望，他的眼力本來不比尋常，所以有此神箭的絕技。一望之下，就已瞧清是他愛妃嫦娥。頓時心中明白，不由怒吼如雷，好在隨身帶有弓箭，引滿向空，對準嫦娥，颼的就是一箭。說時嫌遲，嫦娥的雲路卻快，不道后羿的神箭，比他騰雲更快。這是因嫦娥究係毫無道行之人，況係肉體登天，並沒多大功力，所以和平常仙人騰雲究竟差得太遠。后羿的射法，又是非常準的，這一箭上去，哪有不中之理。但聽颼的一聲之後，接著半空中又是啊嘯一聲，可憐嬌小荏弱的嫦娥，哪裡禁當得起。還幸身入半空，強弩之末，力量有限，只傷了他的足趾。可已痛得發暈，站立不住，一個倒栽蔥，頭向下，腳朝天，骨碌碌翻下地來。」

「后羿大喜，急急地跑過去捉拿嫦娥。嫦娥墜下之處，離后羿所在只有百□步路。后羿放開大步，拼命追趕，可煞奇怪，趕了多時，兀自趕不近身。后羿只疑本人酒醉眼花，即去召集許多兵將，前來擒拿嫦娥。可憐嫦娥伶仃一個弱女，業已跌得昏暈，哪裡還當得這批武夫的蹂躪呢？」鐵拐先生談到這裡，那聽講的眾人，都替嫦娥不平，尤其是通慧和仙姑、飛飛，究是女人家，心腸比男子來得軟弱。替他不平之外，更都握緊拳頭，各人捏著一把冷汗。通慧性急，等不得再聽下文，慌慌忙忙地問道：「師叔，難道這嫦娥竟被那昏君弄死了麼？難道神仙的領袖瑤池王母也會拿假藥哄人麼？」鐵拐先生未答，只見鍾離權嗤的一笑。鐵拐先生卻不答他的追問，先是笑微微問鍾離權道：「阿權，你笑什麼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弟子笑這師兄問得太呆，性子卻比弟更急，也不等師父談完，就冒冒失失問出這等笨話來。豈不聞月裡嫦娥之稱，嫦娥至今仍在月宮。如果那時真被后羿一矢而亡，死後不能入那月宮，哪裡能夠至今還在月宮裡呢？」鐵拐先生聽了，不覺大笑點頭道：「你的議論，固自可取。通慧之問，似呆而也有理由。要知世上最清華者唯月，月中境界，比海外蓬萊，海上仙山，尤其來得清幽。憑你嫦娥如何美麗，怎樣雅潔，究竟他這肉身，還是一副俗骨，又是已嫁之身，曾為暴王之妃，這等身體在月宮中，要算得最不乾淨的了。你們雖然未成大道，可也知道太陰星君是月宮之主。他是玉帝第三公主，處在玉帝身邊，哪些兒不如意，還有誰人比得上他的高貴呢？誰知他性質迥異常流，看得天上人間，總沒一些清雅之氣，身處天宮，如居犴狴，終年無展眉適志之日。雖經玉帝查問，天上人間可有絕頂清幽明秀之處，可供三公主稅駕，擬替他特選幾所非常考究的邸第，供養靜修真之用。無奈三公主自己卻只揀定月宮一隅，最合心意。除此以外，人間因無乾淨處，天上也少清雅地，橫豎都是不適居住的。玉帝沒了法子，只好封他為太陰星主，賜月宮為邸第。公主才得安心樂意的住在月中。這位公主的孤高雅潔，如此厲害，嫦娥縱也□分高雅，哪裡比得上他那一塵不染，萬緣沉寂之軀呢？不過嫦娥濁處，只在曾為羿妃。若論他的品性，究比常人不同，也自具有清幽拔俗之概。況他生平酷好明月，便在患難之中，尚思歸宿月府，大有一償夙志，雖死不對之意。只此一點，可算和星君是同志同情了。」

鐵拐先生接著說：「湊巧星君正從天宮省親而回，路過此地。恰遇嫦娥一點誠心，驀然感合，由不得低下頭，隔著萬重雲煙，運神目，向凡土觀察了一下，便見嫦娥徘徊怨慕之狀。星君略一沉思，已知其事，卻鑒其愛月之忱，憐其命途之厄，頗欲援拯入宮，隨侍左右。但是，一則嫌其身子污濁未除，又怕王母面上交代不過。正沉吟間，嫦娥忽然突飛而上，看他由徐而疾，逕向月宮飛來。星君剛在疑慮，未測真相，又見后羿彎弓已滿，把嫦娥射下地去。星君見了，倒歡喜起來，看他急忙伸出食指，向下一劃，把后羿和嫦娥相距的路子，伸長了三四里。一面對他侍從的仙吏笑說：「我欲收嫦娥回宮，嫌他身體太污，又怕對不住王母。如今這一跌下，身子一定跌壞，魂靈也定然出竅。爾等可趕緊把他生魂帶來見我。至於他的頑軀，雖然污濁，也不必再落后羿之手，即用神風將他攝至人跡不到之處，用火焚化了去。回來再替我到瑤池去見王母，向他說明一句。仙官領了法旨，忙作起法來。一面瞧著嫦娥神魂出體，一把將他拉住；同時起陣大風，把嫦娥頑軀吹往海邊一塊空地上，召來當方土地，將他焚燒成灰，更一陣風，吹得無影無蹤。」

「嫦娥墜地之後，因他曾服仙丹，只略一昏暈，並沒跌斃。若沒星君拉去生魂，馬上可以醒轉，那時卻定再吃后羿的虧，真個要弄得求生求死都辦不到了。幸得仙吏攜去生魂，又給星君把路子拉長，后羿雖狠，連他屍體都捉不到手，卻被狂風起處，攝去海邊。后羿也只得跌足懊恨，快快回宮而去。」

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通慧方笑起來道：「原來嫦娥這人，是要身死之後，方有好處咧。師叔不早點說明一句，白白害得我們替古人乾急這一陣子，真是冤枉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本來一個人不經過一點危險困苦，如何得成人才？何況神仙性命的道理，豈是胡亂可以得來的麼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依弟子看來，王母的丹藥，究竟還不算□分靈異，明明說是不死之藥，怎麼一逢神箭，就會昏暈過去？假使沒有星君替他伸長路子，趕緊派人收住他的生魂，只怕遲早仍要死於后羿之手。豈非丹藥無靈麼？」通慧、仙姑皆笑道：「這是你說得太過了。王母靈丹，焉有不靈之理？如你所說，他以凡人之體，如何到得太空？怎麼毫無道行之身，也可以追隨星主，位列仙班？若說遇難橫死，是又一件事情，和藥的功効無干。難道說，服了此丹，就可以任性而行，刀劍水火，都害他不死麼？那不成了長生仙丹，簡直是避凶避難的如意珠了。」鐵拐先生聽了，笑而點頭道：「如今有許多蠢人，妄求仙道，不知修

養，甚至養了許多方士邪人，燒汞煉丹，以為有此好處，盡可長生不老，何必再做好事，自尋苦惱。這等人的心理，可謂愚到極點了。殊不知仙丹只能鍛鍊筋骨，助你修道之功，不但於天仙事業無關，就於修心養性之學，也沒多大關係。所以服丹之人，一面正須趕緊加力的修持，使所受丹力，與所持的功夫，互為感應，始能相得益彰，事半功倍。若如權兒所言，不但決無此理，要是服丹之人果然如此想法，因而有恃無恐，任意妄為，休說丹力無效，難道還保得不干天譴麼？難道上天之力，還不能使他橫死麼？」一席話，說得眾人都好笑起來。

鐵拐先生又道：「這嫦娥到了月宮，是他安身立命的好地方，倒也自然，歡歡喜喜跟隨星主，過他無拘束愁慮的清閒歲月。卻不道后羿那人，豈是肯隨便吃虧的人？他本是天上黑虎煞星下凡，自幼得名師指授，原來有些根基。不過他行為不正，作事荒唐，所以流入魔道。其時即有一個魔教中人，對他說出嫦娥現在月中，又教他飛行之術，手挽弓矢，衝入月宮，口口聲聲要星君交出嫦娥，萬事全休。如有一字支吾，休怪他要鬧翻月窟，殺盡月中大小諸仙。可笑月宮是何等清幽乾淨之地，幾曾見過這等野人，鬧過這等風波。而且星君優游深宮，也從不曉得什麼叫做武備，怎樣叫做戰爭。凡是月宮中大小仙子，也都一心服從星君，大家過那安閒自在的歲月。真是做夢也想不到，為了嫦娥一人，鬧出這等從來未有的大事來。星君即算能夠前知，卻因疏忽得厲害了，無論如何總不曾想上一想，如此乾淨地方，也有這等凶事發生。這時正和一班仙吏侍兒談說天庭韻事，驀聽得殿庭之外一片喧嘩之聲，不由大吃一驚。又聽喊殺聲中，似乎口口喊著嫦娥名字。星君定神一算，不覺歎息道：『孽障孽障，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理，居然鬧到我這地方來了。想必還有什麼邪人教他甚麼妖法兒，才敢單身前來。只恨我向來過於大意，不曾請得兵將保衛。再則生平宅心虛寂，與物無競，與世無爭，所以棄繁華榮耀的天宮，自甘守此僻境孤鄉。對於戰爭之事，最所厭聞，尤其不願見那些鋒利殘忍的軍器。如今一時三刻，向上天請救，既來不及，難道要我親自出陣，收這妖畜？諒來此物膽子雖大，見了我怎敢無禮？然而我卻丟盡臉子，又與我平日旨趣相背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』正在沉吟，只見嫦娥跪下泣稟道：『為臣妾之故，累星君受驚，致諸長官姊妹民人等遭難。臣妾之罪太大。還求星君即將臣妾交與妖人，以息爭端，而免禍事。』說罷，痛哭不止。星君怒道：『這是什麼話？你既在我這裡，便是我的人。王母為我的面子，不便召你回去，怎能被一妖人劫去？不但無顏以見王母，而且月中諸仙，盡係乾淨女郎，萬一將來再有什麼兇人惡煞，學得些子邪法，前來索取，難道叫我一個個交出去麼？休說於理不合，此風也斷不可長。你且退去，我自自辦法。』嫦娥不敢再說，叩個頭，退立一邊。星君想了想，即命宣吳剛老人進來，一面又著一個仙官，出去對后羿說：『星君有旨：嫦娥現在奉派赴他舊主人瑤池王母去了，已傳旨召他回來。著你稍待片刻，不得無禮忤鬧，擾亂月府，致干天譴。』后羿拜伏遵旨。

「仙官回來，稟聞同時，吳剛老人也到了。星君吩咐道：『現有后羿，逞其妖術，擾亂月宮，口出狂言，要索嫦娥。你可如此如此前去傳旨。他若遵旨，即帶他去娑婆樹下，如此如此，不得有誤。』吳剛應旨而去，對后羿宣旨道：『星君有旨：后羿雖為嫦娥之夫，但他生性昏暴，天理不容，奪去愛妻，正是上天示儆於他。但查他們緣份未滿，紅絲可續。奈后羿不合衝鬧月宮，罪不容誅。姑念夫妻之情，情急出此，事尚可原。現星君因宮殿房屋不敷居住，擬在西偏大園子內，添建玉宇百所。

「第一件工程，須先將礙路之大娑婆樹截去。素聞后羿勇武絕倫，即著前去截樹，將功贖罪。罪滿之後，方可將嫦娥交他帶回下界。』后羿聽了，心想，本人勇武蓋世，天上天下，並無敵手。

「從前□日並出，曾奉帝堯之命，射去九日。這等大事都幹過了，區區一樹，有何難截。只怕不消頃刻工夫，就可了結此事。因連連叩頭，口稱遵旨。吳剛即授與大鋸一件，帶他到花園內娑婆樹下，著他趕緊開工；又將一隻酒飯籃，掛在樹上，笑對他說：『觀君神勇大力，自古所稀，大概此等小小工程，不消餐飯工夫，必可告竣。如今替你將酒飯籃掛在枝梢，樹斷籃降，正可供君點饑。』后羿笑道：『哪消那麼久，你看我來也。』於是把身子向地下一蹲，坐得端端正正，正待動手鋸木。吳剛忙照星君諭旨，口念咒語，指著后羿坐處，連劃幾個圈兒，喝一聲疾。后羿身子，宛如生根一般，休想動得一動。后羿才知道上了他們圈套。究竟他是一個硬漢，不但不怒，反而笑嘻嘻地說出一句極光鮮的話來，道：『我們的事情，本是比智比力的勾當。可笑我蓋世雄才，一代豪傑。竟會懵懂一時，上了你們的大當。可知我的本領，不如你們星君。既是這樣，便該屈服在他手下，何必再作無謂的倔強。可是有一句話兒，使我不能不說，我雖然不合闖入月中，正如星君所說，為了夫妻之事，情有可原。既蒙星君應允，我也不敢稍有違犯，磕頭禮拜的恭謹有加，原因星君乃當今玉帝的公主，即和玉帝的金身一樣。

「我們都是玉帝字下的星宿，安敢不自盡為臣的禮節。但替星君一想，為了嫦娥賤婢，竟用此等欺詐之術，誘人人他彀中。我這一生不足惜，天下後世，不曉以星君為怎樣一個神仙呢？」這番話卻說得刁鑽有理。」鐵拐先生演述至此，眾人都笑起來。

要知吳剛如何對付后羿，不道鐵拐先生一時記不起來。要知吳剛如何對答，只好稍安毋躁，請看下回分解。